

这里是翠湖……

李青松



与动物,互不相扰,共生共存。

事实上,保护自然,不是单一保护某种动物、某种植物,而是要保护自然界生物的多样性。修复自然生态系统,除了考虑生物数量不够多,还要考虑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构成了稳定的链条。

翠湖的鱼很多,有白条、鲤鱼、鲫鱼、鲢鱼、鳊鱼、草鱼等。个头最大的是黑鱼。翠湖湿地管理处副主任刘颖杰告诉我,在翠湖,曾经捕到过接近一米长的黑鱼。它从一个水塘转移到另一个水塘时,能自己翻越堤岸滑过去。黑鱼是肉食性鱼类,黑鱼多,说明翠湖的野生鱼类数量也多,否则黑鱼早就在翠湖绝迹了。

平时,鸟类不需要巢。白天四散觅食,傍晚回翠湖过夜。可是繁殖季节一到,要抱窝孵蛋,这就需要巢穴了。翠湖有个鸟岛,面积不大,能容纳的鸟类有限。鸟的数量总是多于鸟巢数量。鸟巢不够用怎么办?必然导致竞争。争夺巢位的“战争”,几乎每年都要爆发一次。

争夺巢位是鸟类种群繁衍的需要。鸟有了巢位,就有了繁育后代的可能。翠湖有白鹭300多只,苍鹭800多只,鸬鹚500多只。常常是白鹭与苍鹭联合起来,只得遑遑逃往别处筑巢。

当寒冷的冬天来临时,翠湖因为有一片水域不结冰,食物充足,便吸引了上千只水鸟来此越冬。

可是有一年冬天,某天夜里,翠湖突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——翠湖的鸟岛上有30多只鸿雁和野鸭被其它动物咬死。一连两周,在翠湖,每天夜里都有鸟类被咬死的情况发生。管护员们高度紧张起来。他们对现场进行认真勘察,分析鸿雁和野鸭被咬的部位。按照往常,冬天是翠湖鸟岛最热闹的时候,各种越冬的鸟类都集中到这里。可这一事件发生后,翠湖的鸟岛上看不到一只鸟了。

翠湖湿地管理处的鸟类专家彭涛在鸟岛上蹲守了几天几夜,也没有找出真凶。开始时,他怀疑是貉干的。在翠湖,曾有野鸭、黑骨鸡等被貉咬死吃掉。彭涛每天寻找,但一连找了5天也没有结果。后来终于在红外相机的帮助下发现——是一只豹猫干的。

豹猫,因身上的斑像古代的铜钱,又被称为钱猫。豹猫目光炯炯,动作快如闪电;常夜间行走,凌晨捕猎;攀爬本领超强,在树上跳跃自如;善游泳,喜欢在靠近湖边或湿地水域之处活动觅食。

这是一种凶猛异常的山区野生动物。

翠湖与北京西山的距离至少有10公里。豹猫怎么会来到这里?是怎么来的呢?那年冬天,西山大雪封山,食物匮乏,估计豹猫找不到吃的了,就下山一路向东,跑到了翠湖来觅食。

要不要捕猎这只豹猫?翠湖湿地管理处经过认真研究,认为这只豹猫虽然屠杀了几百只鸟类,但捕杀它是没有依据的,也不符合生态保护的宗旨。不过,适当采取措施加以驱赶是必要的,但是不能伤害它。

可是,怎么驱赶呢?管理处一时也没有拿出可行的措施。很快20多天过去了,慢慢地,鸟岛上又开始喧哗吵闹起来,鸿雁和野鸭又回来了。那只豹猫也不见了踪影。

那只豹猫去了哪里?是回西山了?是去别处了?还是被它的天敌捕食了?一连串的问题,一时间都没有答案。各个角落的红外相机也没有监测到任何蛛丝马迹。

此刻,也许保持现状就是最佳选项了。

三

在翠湖,将食物链的底部连接在一起的是浮游植物。浮游植物能够被微小的浮游动物吞噬,而浮游动物又为鱼类和甲壳类动物提供了食物。实际上,食物链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简单。比如,有些鱼类会以自己的同类为食;小的鱼也可能捕食大的猎物;有些大鱼不喜欢捕食小鱼,而是喜欢甲壳类动物和昆虫。我们通常的认知,可能被眼前发生的生态故事迅速瓦解。

在翠湖,动与静,常常在瞬间切换,每一种状态都让人惊心动魄。芦苇丛中,一只苍鹭衔起一只泥鳅,然后,就静止不动了。突然,苍鹭用翅膀拍打着朝霞,朝霞的碎片便纷纷落入水里。青蛙吓得瞪大眼睛,立时就噤声了。

在翠湖,每次我看到的苍鹭,都是孤独的身影。有时它对天长啸,叫声尖锐,又有些沙哑。它的腿很长,有点像高跷,就那么缩着脖子站立着,身体保持一个姿势——颈项弯曲,沿着胸和腹弯着,头和喙在高耸过胸的双肩之间。它的捕猎技法不复杂,只有一个字——等。为此,它必须忍受长时间的饥饿。有时我甚至想,它会不会是等的时间过长,脖子僵住了,或者是自己也忘记等什么呢?

何谓生命?何谓生态?置身翠湖湿

地,面对所看到的一切,这些问题的答案已不需要回答。

在翠湖,我深切地感受到——湿地最重要的特征,就是它的内部所具有的强悍的自我更新能力。

翠湖哺育和滋养着万千生命。它是慷慨的,也是脆弱的;它是温情的,也是危险的。在时间的延续中,翠湖自身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生态系统。

翠湖有自己的生存原则。在这里,什么可以做,什么可以不做,什么不可以做,都有原则。“限制”“控制”等词语与翠湖坚定地站在一起,并且绝不妥协。

湿地是充盈着水的土地。土地不仅是土壤,还是能量的载体,更是土壤、植物、动物以及微生物等成分流动的集合。能量储存在土壤里,也储藏在在水中,在生命运动过程中,某些能量消散在衰败中;某些能量靠吸收而得到补充。

翠湖创造了生命,也为光顾这里的生命补充能量。我请翠湖的鸟类专家闫亮概括一下翠湖的生态意义,她脱口而出:“翠湖是留鸟的栖息地,是候鸟的中转站。”

翠湖,是一处可以让人们尽情呼吸的地方。

翠湖,人们可以在这里理解和感悟不一样的东西。

翠湖每周只开放3天。这里不卖门票,拒绝所有商业活动。这是翠湖保护的需要,也是翠湖管理的需要。翠湖分3个区域——封育保护区、封闭区、开放区。封育保护区和封闭区是绝对禁止游客进入的。每周一、周三和周六,游客可以进入开放区。

在翠湖观鸟的绝佳位置,建有一座钢结构观鸟塔,共3层,每层可容纳5人观鸟拍鸟。观鸟塔掩映在翠柳丛中,木本色,与远处的山影融为一体。

翠湖不是自然湿地,它是通过生态保护和生态修复形成的湿地。它的水是上庄水库的补水和人工再生水。它为再生水的利用提供了范例,也为人工再造自然提供了可能。

废水残水,也可以成为好水。涝洼泥滩,也能生成秀美的画卷。

“嘎嘎嘎,嘎嘎嘎……”一群鸿雁从翠湖湿地腾空而起,拍打着翅膀,列出雁阵,雁阵婉转地向南飞去。湛蓝的天空,因雁阵划过而灵动了许多。

这里是北京,这里是海淀,这里是翠湖……

图为翠湖湿地风光。 刘颖杰摄



1985年,我考取了山东省临沂市的一所学校,从蒙山深处第一次走进了临沂城。

36年前的临沂城,最繁华的不过是一条南北走向的沂蒙路。这条路上,沂蒙大楼、东方红影院、新华书店、钟楼大厦,几处景观屈指可数。即使是步行走完这条路,也用不了多久。那时候,每到周末,我和同学们结伴去的最多的地方是沂蒙的山岗。

沂蒙的山岗众多,这些“岗”的顶部平展开阔,周围峭壁如削,峭壁下面坡度由陡到缓,远观恰如戴着平顶帽子的山头,易守难攻。有一次,我们站在梭子岗上极目远眺,层峦叠嶂,山色如黛,连绵的山岗仿佛草原的蒙古包,演绎着“天苍苍,野茫茫”的风景。当地一位老人指着对面的南北岱岗对我们说,抗战时期,著名的南北岱岗保卫战就发生在那里,八路军以少胜多,打了一场漂亮仗。老人又指向远处连绵的群山说,这些大大小小的山岗,哪一座背后没有故事?是的,在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中,大岗山保卫战、对岗山战役、孟良崮战役……蒙山沂水间发生的战役多达2万余次。“孟良崮上鬼神号,七十四师无处逃……”陈毅元帅的诗《孟良崮战役》就是最好的写照。

毕业后,我留在了临沂工作。为寻找创作素材、记录沂蒙儿女的感人故事,近30年来,我跑遍了沂蒙大地的角角落落,一次次为这片土地上发生过的英雄壮举而感动。同时,我还多次接待来自各地的文学采风团,组织了各类红色主题征文活动。

是的,临沂是一片热土。在位于城区的沂蒙革命纪念馆中,讲解员介绍说,革命战争年代,多位老一輩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近500名开国将军转战于此;八路军山东纵队、第一纵队、第一一五师司令部,新四军军部,华东野战军总部,抗大一分校,也都曾驻扎在这里……

红色历史早已融入临沂人的心中。有一次,我观看了市里组织的“我是小小讲解员”比赛活动,参赛选手有大学生,也有小学生。他们讲《跟着共产党走》《沂蒙山小调》歌曲的诞生经历,讲救活八路军伤员的“沂蒙红嫂”、不顾生死抢救解放军战士的“沂蒙六姐妹”的事迹……这些故事我早已耳熟能详,但当再次听到年轻一代用真挚的情感讲述,看到那一张张年轻的脸庞时,我竟忍不住潸然泪下。

在一次表彰大会上,我采访了临沂本地的全国拥军模范朱呈碧,她告诉我,沂蒙大地有着拥军支前的好传统。

朱呈碧说得没错,在革命岁月里,沂蒙根据地420万人口中,有120多万拥军支前,20多万人参军参战,10万多名烈士血染疆场,“只要我能走得动,我就会一直走在拥军的路上,我要把这种传统一代一代传下去。”朱呈碧是这样说的,也是这样做的。现在,她有500多位“儿子”,他们都是部队的战士。19个除夕夜她是在部队度过

家在临沂

张岚

的,她被人们亲切地称为“兵妈妈”。

在临沂,也有愚公移山的动人故事。当年,厉家寨老百姓肩挑人抬、镐刨锹铲,实现了农业快速发展。今年春天,我又到厉家寨,正是樱桃成熟的季节。村民李茂全捧出刚摘下来的樱桃说,省农科院有一对一的技术专家指导,俺种出的樱桃比甘蔗的含糖量还要高出6个百分点,樱桃还没下树,订货的就排起了长队。如今,马路修到了家门口,俺家也盖起了二层小楼,孩子也在市里找了工作,家里的日子一天好过一天。

去年夏天,我陪同一位四川来的朋友一起逛临沂。抵临沂下高速,恰是华灯初上之时。沂河上五光十色的桥与河水中的倒影相互辉映,整个城区灯火辉煌,朋友连声惊叹。第二天,我又专程陪朋友参观了书法广场、王羲之故居、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,让朋友感受这座千年古城的历史文化。站在高高的电视塔上,俯视临沂市区,沂河两岸高楼林立,河堤一片绿树繁花,河面上波光粼粼,马路上井然有序。朋友看了忍不住连连赞叹。

朋友的赞叹,让家在临沂的我倍感骄傲。如今的临沂,拥有着中国十佳生态宜居典范城市的美誉,流淌着的河水让整座城市充满了灵气。每每看到这座城的变化,我总是忍不住拿起手中的笔,一次次记录下这些亲身的感受。

下图为临沂城市风光。

影像中国



大地

泥土芬芳

开镰了。陕北的丰收是从收割谷子开始的。早几天,吃过晚饭,月亮上来,村庄里就响起了磨镰声。

谷子耐割,也就费镰,没一把好镰刀不行。别看谷子秆细,坚硬着呢。细细的谷颈,昂昂地举着那支足有半斤重的谷穗。别看那谷秆的直径不过三厘米左右,却硬如竹竿,也像竹竿一节一节的,夯实着耐力。

割谷是件苦活。尤其是早上,被露水打湿的谷叶就像长了刺一样,半天割下来,手上就是一道口子。谷茬很韧,不用十分的力,是割不断的。

陕北人看重谷子,庆祝丰收首选谷糕。新谷糕是将新谷碾成新米,新米蒸成新糕,再用新的芥油炸了。喷喷的香味,飘向谷场,飘向山洼,飘向河滩。丰

收就在一片谷糕的香味弥漫中到来了。

陕北山多沟深,天旱少雨,最适宜生长的就数谷子。谷子不择地,塬上、洼里、沟渠、壕堰,只要撒上谷种,就会生出谷苗。谷子最好打理,就是一把锄。之后,谷子的身子骨逐渐强壮,耐力也增强着,几乎年年都以饱满的姿态迎接丰收。

在陕北,丰收不丰收就看谷子。谷子收了,丰收就大局已定。谷子是主粮,有了谷子丰收,心中就不慌。看家富家贫,就看谷仓。陕北人藏粮用的是架囤。那架囤一人多高,或圆或方,立在仓窑地上,如庞然大物。

谷子去了皮,就是小米。皮就是壳,谷壳是谷仁的外层衣服。当谷仁长到饱满成熟的时候,谷壳就可以脱去了。陕北农村,每一户人家院子里都有一盘石

陕北小米

李耘

碾,那是用来碾谷子的。在石碾与石盘的反反复复碾压下谷壳与谷仁分离,分离的谷仁就是小米。

在陕北,每天甚至每餐都离不开小米。一早起来,人们先做一锅散面饭。在半碗稀的小米饭中撒上面粉,一边撒一边搅,待米和面完全黏合在一起时,就可以出锅了。这样的饭耐饱,足够一个上午的消耗。中午时则要稠,蒸米饭、捞干饭、搅米团作主食,佐以炒菜、焖菜,这样一下午的体力就有了。到晚间再熬一锅小米粥,喝下去,不饱,不饿,正舒服。过节时,花样就更多了,小米油糕、小米窝头、小米锅巴、小米和饭……就连谷糠也可以发了酵成米酒。来了亲戚,端上一碗米酒,甜腻腻的,却不醉人。记住小米,陕北的老人们这样嘱咐

后辈。其实也忘不了。黄土高原、黄河流域,都是忘不了小米的。回溯历史,小米的种植历史极其悠久。

陕北有一个米脂县。据县志记载:“以地有米脂水,沃壤宜粟,而米汁渐之如脂,故以名。”一个县以“米”命名,从古至今不多见。据说,当地的小米粥,能撇出三层油,柔滑爽口,雅称“米脂油”。

上世纪三四十年代,一支革命队伍爬雪山过草地跋涉二万五千里来到这片土地,一批批热血青年从四面八方涌向这里。他们唱着“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”,喝着南瓜小米稀粥,硬是用坚韧的革命意志战胜了一切。

有人说,陕北的小米就像陕北的人一样,不择地而生,不择肥而长,生命力强,保有内秀。这话不假。